

第一篇 窦建德评传

(一) 出身和青年时代的境遇

窦建德，贝州漳南（今山东平原县西旧恩县）人，出生于公元五七三年，即北齐后主高纬武平四年。

北齐是以山东门阀世族为支柱的封建割据政权。当时人宋孝王在《关东风俗传》中叙述当地豪门大姓的情况说：

瀛冀诸刘，清河张、宋，并州王氏，濮阳侯族，诸如此辈，一宗近将万室，烟火连接，比屋而居。献武（北齐奠基人高欢）初在冀郡，大族蜩起应之；侯景之反，河南侯氏几为大患；——有同刘元海（渊）、石勒之众也。^①

山东门阀世族，首推崔卢王李郑诸家，侯氏之流根本不足与论。侯氏尚且如此，崔卢诸家炙手可热，不难想见。他们奴役千家万户，各自称霸一方，而代表他们的北齐政权，政出多门，主昏臣浊，民怨沸腾，自取灭亡。公元五七七年，

^① 《通典》卷三《食货三、乡党》

北周武帝灭北齐，统一北方，次年病死，北周政权此后也迅速腐朽。北周灭北齐，虽然吸收了大批山东门阀世族，供职周廷，但是，历周、隋两代，山东世族已渐失去显赫的政治地位，以至于“世代衰微，全无官宦人物”^①的没落境地。尽管如此，他们却还能武断乡里，鱼肉百姓，成为亟待扫除的障碍历史发展的垂死腐朽势力。

窦建德出生后，就在北齐、北周的昏暴统治下，在山东门阀世族的残酷剥削压迫下度过童年。隋文帝统一全国时，窦建德已是十七岁的青年了。

窦建德出生在较富裕的自耕农民家庭，唐朝人殷侗称他“以耕氓崛起”^②。一次，同乡一家贫苦农民父死无力安葬，窦建德正在田里干活，听到他的悲叹之声，立即卖掉自家的耕牛，帮助这家贫苦农民安葬父亲。由此，他受到乡亲们的普遍敬重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一说他“少尚气侠，胆力过人，为乡党所归附”。其父病死，乡亲来送葬的千余人，他谢绝馈赠，一无所取。《新唐书》卷八五《窦建德传》记载了一件很有趣的事：

…盗夜劫其家，建德立户下，盗入，击三人死，余不敢进，请其尸。建德曰：“可投绳系取之。”盗投绳，建德乃自縊，使盗曳出，跃起捉刀，复杀数人。由是益知名。

由以上诸家纪载，可以断定，窦建德出身于较富裕的农民家庭，以“行侠仗义”为乡里所敬重。有人据窦建德父死会

^① 《旧唐书》卷六五《高士廉传》

^② 《全唐文》卷七四四《殷侗：窦建德碑》

葬者千余人，怀疑窦建德的出身。其实，如果是门阀世族或者地方豪富，千余人会葬，乃是常见的事，何需特书一笔，恰恰是因为窦建德出身“耕氓”，以义侠为乡里所敬，千余人会葬成为罕见的事，才要特书一笔。

窦建德为乡里所归附，当了里长。那时已是隋文帝晚年，隋朝统治日益昏暴。隋文帝建仁寿宫，杨素主持营造，“夷山堙谷，营构观宇，崇台累榭，宛转相属”，日夜施工，役夫死者不计其数，杨素竟然令官吏将路上尸骨焚烧，又将“疲敝颠仆者，推填坑坎，复以土石，因而筑为平地”^①。而刑法严峻，骇人听闻：隋文帝“命盗一钱以上皆弃市，行旅皆晏起晚宿，天下惶惶焉”^②。甚至“四人共盗一棖楠、三人同窃一瓜，事发，即时处决”^③。因而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，迫使隋文帝废除“一钱弃市法”。窦建德“犯法亡去”^④，大约就在这段时间。这表明他并没有充当官府的爪牙，而是敢于反抗苛法的人物。隋炀帝继位后，大赦天下，他才回转家乡。

隋炀帝继位后，为了加强中央集权，严密控制全国各地，先后扩建东都，开凿运河，巡幸江南，耀兵塞外。于是，重役苛敛，穷奢极欲，恣行暴虐，使“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”^⑤。隋炀帝还感到不能满足，又发动侵略高丽的非正义战争。公元六一一年（隋大业七年），征调各地兵员一百一十三万余人，而运送粮饷的役夫则照此加倍。又在东莱（山东掖县）赶

①⑤ 《隋书》卷二四《食货志》

②③ 《隋书》卷二五《刑法志》

④ 《旧唐书》卷五四《窦建德传》

造三百艘战船，“官吏督役，（工匠）昼夜立水中，略不敢息，自腰以下皆生蛆，死者什三四”^①。当时，“山东河南大水，漂没三十余郡（州）”^②。而运粮的役夫和应征士兵“往返在道，常数十万人，填咽于道，昼夜不绝，死者相枕，臭秽盈路，天下骚然”^③。隋炀帝还诏令“山东置府，养马以供军役；又发民夫运米，积于沛河、怀远二镇，车牛往者皆不返；士卒死亡过半，耕稼失时，田畴多荒”^④。由于饥荒，东北边区又由于涌进数百万士兵、民夫，米价飞涨到斗米数百钱，民夫运到的米，凡被收粮官吏认为粗劣，便要杂米偿钱，实际上是官吏勒索农民的最残酷的手段。“又发鹿车夫六十余万，二人共推米三石，道途险远，不足充糒粮，至镇无可输，皆惧罪亡命”^⑤。

山东人民早就苦于隋官和门阀世族的压榨，又遭到巨大的天灾，空前的人祸，重役暴敛，不但层出不穷，而且“重以官吏贪残，因缘侵渔，百姓困穷，财力俱竭，安居则不胜冻馁，死期交急，‘剽掠’则犹得延生”^⑥。苦难最深的山东半岛，成了喷射出农民起义火焰的火山口。广大的农民群众和其他劳动人民，为了争取生存权利，象怒潮般涌入起义军中。就是一些富豪之家，也有因为本身利益受到侵害而投入起义队伍的。

就在隋炀帝发动侵略高丽战争的这一年，山东半岛农民起义便象雨后春笋般出现。著名的起义军有：

①—⑥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一

邹平（今山东省邹平县）人王薄起义于长白山（今山东省章丘县境内），自称“知世郎”。

郾（今山东夏津县）人张金称聚众清河曲。

蓑（今河北景县境内）人高士达聚众清河境内。

平原县（今山东平原县）富豪刘霸道聚众十余万人，号“阿舅军”。

这一年，隋朝廷“募人讨高丽，本郡（州）选勇敢尤异者以充小帅”^①，窦建德被补为二百人长。有些同志据此把窦建德定为“军官”或“下级军官”，其实“二百人长”并不是军官职称，隋朝的军官根本无“二百人长”这一名称，它只不过是象秦末征发戍卒时，陈胜、吴广被任为队长那样而已，也就是说，“二百人长”是戍卒中的头目，而并非军官；不但如此，我们再从史籍考察，便可明白，窦建德并未应征入伍，便投入起义军中了。

（二）由义侠之士变成农民领袖

隋朝征发兵役，窦建德的同县人孙安祖也以骁勇被征选。孙安祖家遭水灾，妻儿饿死，向县令请求免役，反遭笞辱，忍无可忍，他便杀死县令，逃往窦建德家中。窦建德将他收留保护。官府搜捕甚急，窦建德对孙安祖说：

文皇帝时，天下殷盛，发百万之众以伐高丽，尚为

^① 《旧唐书》卷五四《窦建德传》

所败。今水潦为灾，百姓困穷，加以往岁西征（吐谷浑，居今青海省境内），行者不归，疮痍未复，主上不恤，乃更发兵，亲击高丽，天下必大乱。丈夫不死，当立大功，岂可但为亡虏耶！①

窦建德能在当时看到“天下必大乱”，是颇有眼光的。他素以扶危救困为己任，以义侠见称于乡里，至此，提出了“当立大功”，也就是把义侠行为从一乡一邑推之于天下，拯民于水火之中。这可算是他一生中的新阶段的开始。从此，他由义侠之士转变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。

于是，他召集了几百名“逃兵及无产业者”②，由孙安祖率领，以高鸡泊（山东旧恩县西北）为根据地，聚义抗隋。高鸡泊方圆几百里，芦苇丛生，形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确是一个良好的根据地。

隋官府怀疑窦建德通起义军，拘捕建德家属，尽行杀害。窦建德遂率领二百人投奔高士达。高士达自称东海公，他素闻窦建德的声望，甚为礼遇，任为司兵。于是，窦建德遂为高士达的助手。

不久，孙安祖被张金称所攻杀，所部数千人投奔窦建德，窦建德部增加到万余人。他“倾身接物，与士卒均执勤苦，由是能致人之死力”③。尽管他的威望不在高士达之下，但他却能对高士达尽力辅佐，毫无凌驾其上的表现。

公元六二二年（大业八年），隋炀帝第一次侵略高丽遭到

①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一

②③ 《旧唐书》卷五四《窦建德传》

大败，辎重损失巨大，兵员死伤惨重，而且“是岁大旱疫，人多死，山东尤甚”^①。就在这样满目疮痍，遍地哀鸿的悲惨景况下，隋炀帝不但依然倒行逆施，而且变本加厉，他一面继续募兵征夫，催粮增税，一面密诏江淮以南诸州选民间童女，以充后宫，使人民群众陷入如水益深、如火益热的痛苦不堪的深渊中。史籍这样描述说：

…既而一讨浑庭，三驾辽泽，天子亲伐，师兵大举，飞粮挽秣，水陆交至，疆场之所倾败，劳师之所殂殒，虽复太半不归，而每年兴发，比屋良家之子，多处于边陲，分离哭泣之声，连响于州县，老弱耕稼，不足以充饥饷，妇工纺绩，不足以贍资装。…人愁不堪，离弃室宇，长吏扣扉而达曙，猛犬迎吠而终夕。^②

成千上万逃避兵役、饥寒交迫的农民源源不绝地涌向起义军中，起义的地区天天扩大，起义军队伍天天增加。可是，在大起义爆发的两三年之间，隋炀帝对农民起义军并不重视。公元六一一年，只“敕都尉、鹰扬与郡县相知追捕，随获斩决”^③，并不用中央兵力来对付。反动派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，他们总是越来越陷入被动之中。隋炀帝发布敕令，而州县对农民起义军不仅“莫能禁止”，而且与起义军作战每每“望风沮败”^④。山东半岛一带，两年之内农民起义军成几倍、十

① 《隋书》卷四《炀帝纪》下

② 《隋书》卷二四《食货志》

③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一

④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三

几倍地猛增：平原郡(山东德县境)杜彦冰、王润、李德逸，济北(山东茌平县)韩进洛，济阴(山东曹县)孟海公，北海(山东益都县)郭方预(一作郭方顶)，齐郡(山东济南市)孟让，平原郝孝德，渤海(河北南皮县北)孙宣雅，河间格谦，都是其中较大的起义队伍，多者十余万，少者数万。诸部之中，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向邻近地区转进，有的入河北，有的下江淮。大起义的燎原烈火在迅速蔓延。

然而，诸部首领良莠不齐，各部战斗力和军纪也甚为参差。诸部间不能很好地联合起来，聚集力量，共抗隋军，相反地，却经常发生互相攻并。张金称便是其中一个坏典型。他不但攻杀孙安祖，而且，“所过民无孑遗”^①。有卓识远见，御军有方，用兵有策，首推窦建德。

山东诸部四向挺进，郝孝德、杨公卿、孙宣雅、高士达等先后进入河北。隋军屡败，公元六一六年(大业十二年)，隋朝廷派太仆卿杨义臣为将，率兵攻张金称，又派涿郡通守(副太守)郭绚攻高士达。杨义臣用疲兵之计对付张金称，深沟高垒，故作怯懦，以骄对方，相持月余，趁其疲惫，突然袭击，张金称措手不及，全军溃败，他自己被俘处死，余部投奔窦建德。

当郭绚进攻高士达时，高士达自知才略不及窦建德，“乃进窦建德为军司马，悉以兵授之”^②。窦建德计诱郭绚至长河，乘其无备，发起突袭，斩郭绚，歼灭隋兵数千。

^{①②}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三

杨义臣既灭张金称，乘胜进至平原，企图消灭高士达部。在歼灭郭绚后，高士达骄傲懈怠，窦建德劝他说：“历观隋将善用兵者，无如义臣。今灭张金称而来，其锋不可当。请引兵避之，使其欲战不得，坐费岁月，将士疲倦，然后乘间击之，乃可破也。不然，恐非公之敌。”^①高士达不听，反以他为怯懦，不让他指挥作战，命他守营，自率精兵迎击杨义臣。两军相接，杨义臣佯败，高士达获此小胜，十分得意，纵酒高会，毫不戒备。五天后，杨义臣部倾巢进犯，高士达败死，全军溃散。窦建德在听到高士达小胜而骄的消息时，已料到必然要遭到挫败，至此，率百余骑急走，乘虚攻下饶阳县，安抚百姓，收得三千兵员，招降饶阳县令宋正本。此后，宋正本便成为窦建德的重要谋士。杨义臣既杀高士达，以为窦建德不足介意，引兵撤退。于是，窦建德重回平原，收集散兵，为高士达发丧，自称将军。从此，他成为独树一帜的农民起义军领袖。

由于隋朝官吏恣行贪暴，门阀世族鱼肉百姓，起义军诸部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”^②；孟海公部甚至“见人引书史辄杀之”^③。这种行为反映了农民起义群众强烈的仇恨，而且其效果是扫除了一批最为腐朽的反动势力，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。然而，就当时来看，这种做法却又增加了起义军的阻力，不能使统治阶级内部更快地分化，也不能争取那些可以争取的下层官吏、士子。窦建德与诸部头领不同，他非

^{①③}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三

^② 《旧唐书》卷五四《窦建德传》

但不杀士子，凡是隋官吏和士子愿意归降者，他一概礼遇。

“由是，隋官稍以城降之，声势日盛，胜兵至十余万人”^①。公元六一七年（大业十三年）窦建德在乐寿（河北献县）称长乐王，始置官属。

当时，隋炀帝已窜到江都。瓦岗军于公元六一六年诸部统一后，击杀隋将张须陁，进围东都，切断运道，声威远震。隋炀帝见归路断绝，惶恐焦急，乃派江都留守王世充、河北大使韦霁、河南大使王辩等各率所部，并赴东都，又命左御卫大将军、涿郡留守薛世雄率精兵三万，节度诸部，共解东都之围，还命他“所过盗贼，随便翦除”^②。薛世雄素称勇悍，奉诏后率兵南下，进至河间，屯兵七里井，气势汹汹，想要一举攻灭窦建德部。当时，窦建德部发展太快，军心不一，有些人畏敌，弃城南撤，声言回豆子航去避敌。薛世雄因此更加骄怠，不设防备。在面临强敌、军心动摇的严峻时刻，窦建德安定军心，劝止逃走，回兵袭击薛世雄。两军相距一百四十里，窦建德率敢死士二百八十人先行，令大部队随后续发。经过一夜间急行军，破晓前赶到薛世雄军营，趁着漫天大雾，突入敌营，奋击敌军。薛世雄部士兵还在睡梦中，遭到袭击，有的当场被斩，有的从梦中惊醒，仓皇逃出营栅，四散奔逃，薛世雄喝止不住，只得带了几十名骑兵舍死逃回涿郡，惊惶气恼交集，几天就病死了。三万号称精锐的隋兵，一时全部溃散，大部分投降义军。窦建德收降了这批久经训

^①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三

^②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四

练的常备军精兵，大大有利于提高所部的战斗能力。

几年的浴血战斗，把“尚气侠，胆力过人”的窦建德锻炼成为统率十余万起义大军，足智多谋、克敌致胜的农民军领袖。在遭受挫败，情况危急的严峻时刻，他能从容镇定，避实捣虚，以弱胜强，化险为夷，转败为胜。他能豁达大度，善抚士卒，礼遇士人，因而起义群众归之若流，河北州县争先归附。击破薛世雄，不但窦建德从此可以雄踞河北，而且为瓦岗军解除了北顾之忧，可算是一个关键性的战役。窦建德成为智勇双全、雄才大略的杰出农民起义领袖，正是广大起义群众浴血奋战凝聚而成的产物。

（三）平定河北，建立夏国，一方大治

窦建德建号长乐王的时候，农民大起义已达高潮，隋朝的灭亡已经成为定局，形势急转直下。《隋书·食货志》描述当时情况说：

自燕赵跨于齐韩，江淮安于襄邓，东周洛邑之地，西秦陇山之右，僭伪交侵，盗贼充斥，宫观鞠为茂草，乡亭绝其烟火，人相啖食，十而四五，关中疠疫，炎旱伤稼。

隋朝即将被农民战争的燎原烈火所焚毁，统治阶级内部四分五裂，各谋出路。公元六二二年（大业八年）关陇贵族杨玄感起兵黎阳，企图夺取皇位，标志着统治集团内部分裂的开始。到了公元六一七年（大业十三年），农民起义遍及

全国，到处击败隋军，隋炀帝朝不保夕，这时，从关陇贵族、江东门阀到地方豪霸都乘机起兵。其著名者有：

隋虎贲郎将罗艺据幽州，自称总管，割据一方，与农民军为敌，等待时机，寻找新主子。

隋鹰杨郎将梁师都，“代为本郡豪族”^①，罢官回家，阴结党羽，杀郡守，自称大丞相，不久又称帝，国号梁，向突厥称臣，被封为大度毗伽可汗。

隋马邑鹰杨府校尉刘武周，平日“交通豪侠”^②，至此，聚集豪强，杀郡守，称臣突厥，突厥授以定杨可汗，刘武周也自称皇帝。

隋左翊卫（皇帝侍卫军士）郭子和犯罪流放榆林，聚死党十八人，杀郡守，自称永乐王，称臣突厥，突厥授以平杨可汗，他表示不敢当，突厥遂改授以地位较低的“屋利设”称号。

隋武威郡鹰杨府司马李轨“家富于财”^③，至此，与党羽合谋，逐走郡守，据河西五郡，称河西大凉王。

金城郡金城府校尉薛举，“家产巨万，交结豪猾，雄于边朔”^④，至是，逐走郡守，自称西秦霸王，不久，又称秦帝于兰州。

梁朝余孽、隋罗川令萧铣为岳州校尉董景珍等所推，

① 《旧唐书》卷五六《梁师都传》

② 《旧唐书》卷五五《刘武周传》

③ 《旧唐书》卷五五《李轨传》

④ 《旧唐书》卷五五《薛举传》

称梁帝，以江陵为都，扩地至岭南，拥兵四十万。

关陇贵族、八柱国之后唐公李渊，任隋晋阳留守，聚集力量，于公元六一七年（大业十三年）起兵太原，乘虚挺进关中，攻取长安，立隋炀帝之孙代王杨侑为傀儡皇帝，而奉隋炀帝为“太上皇”。不久，废杨侑，建国号唐。李渊起兵时，称臣于突厥始毕可汗，并约定下长安，“民众土地入唐公，子女玉帛归突厥”^①。

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，有的是累代显贵，握有重兵大权，企图夺取农民战争胜利果实，建立新王朝，李渊便是典型；有的是帝王后裔，地位一落千丈，企图乘乱恢复祖业，萧铣自供说：“我之本国，昔在有隋，以小事大，朝贡无阙，乃贪我土宇，灭我宗祧，我是以痛心疾首，无忘雪耻。”^②有的虽然割据一方，称王称帝，如薛举、李轨、梁师都之流，但既无远图，又无谋略，不过是混水摸鱼而已。他们趁乱起兵，结局尽管不同，但却加速了隋朝的复灭。

隋炀帝在江都，处于四面楚歌之下，感到朝夕难保，每天酣饮沉醉，对萧皇后说：“外间大有人图侬，然侬不失为长城公（即陈亡国之君后主陈叔宝，降隋后，封为长城公），卿不失为沈后（陈后主的皇后）。且共乐饮耳！”又对镜自照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好头颅，谁当斫之！”^③可笑当年统帅百万大军的平陈元帅，而今却想求得当年自己的阶下囚陈叔

^① 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

^② 《旧唐书》卷五六《肖铣传》

^③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五

宝的地位都难了，日夜担心自己的脑袋搬家，真是日暮途穷了。他眼见自己无法返回关中，便打算迁都丹杨（今江苏南京市），偏安江东，苟延岁月。为了安抚日夜盼望回乡的关中官兵，他竟然下令征江都寡妇民女，强配给禁卫军官兵为妻。这当然不能制止禁卫军官兵逃亡，而只能使民间更加愁怨。禁军精锐一骁果纷纷逃亡，被捕获立即处斩，于是，隋炀帝的宠臣宇文化及与其党羽趁机煽动士卒，发动兵变，缢死了隋炀帝，立其侄秦王杨浩为傀儡皇帝，引军北返。由于宇文化及部下是隋廷禁卫骁果，是一支经过严格挑选和训练的凶悍之徒，他们急于回到关中故乡，更加舍命作战，因而沿途的农民起义军如杜伏威、孟海公等部都不敢与之争锋，给他们让开去路。

宇文化及率部北窜到黎阳，与瓦岗军接战，被击败，遂向河北流窜。在穷途末日的处境下，宇文化及想做“一日天子”，便鸩杀杨浩，在魏县（河北大名）自称许帝。当时宇文化及部虽经挫败，依然凶悍，唐朝廷派往山东任安抚大使的淮安王李神通想要消灭它，不克而退。这时，窦建德已统帅大军，前来亲讨宇文化及。

窦建德既歼薛世雄部，又进围河间。隋河间郡丞王琮拒城死守，窦建德部久攻不下，颇有伤亡。后来，城中粮尽，王琮又得到江都兵变、隋炀帝被杀的消息，便率领佐属，素服自缚，向窦建德投降。窦部诸将因王琮顽固拒守、杀伤义军将士甚多，十分忿恨，要求烹杀王琮，为死者报仇雪恨。窦建德却礼遇王琮，制止诸将，他向部将们说：

此义士也。方加擢用，以励事君者，安可杀之！往在泊中共为小盗，容可恣意杀人；今欲安百姓以定天下，何得害忠良乎？①

他立即传令，凡与王琮有仇恨者，如敢伤害他，诛灭三族。又将王琮提升为瀛州刺史。隋河北诸州官员纷纷投降。不肯投降的冀州，也被攻下。当时，魏刀儿率领的农民军活动于冀、定等州境内，窦建德攻灭魏刀儿，尽降其部众。

公元六一八年（唐武德元年）冬，窦建德在乐寿改称夏王，建国号夏，建元五凤，住所称金城宫。当时，瓦岗军正在由分裂迅速走向崩溃，窦建德成为最强大的农民武装力量，尽管夏政权已在向封建政权转化。

宇文化及在魏县称许帝，窦建德便召集部下文武议论，他对纳言宋正本、内史侍郎孔德绍说：

吾为隋之百姓数十年矣，隋为吾君二代矣，今化及杀之，大逆不道，此吾仇矣！请与诸公讨之，何如？②

孔德绍本是隋官，立即说：“今海内无主，英雄竞逐，大王以布衣而起漳浦，隋郡官人（民）莫不争附者，以大王仗顺而动，义安天下也。宇文化及与国连姻，父子兄弟受恩隋代，身居不疑之地，而行弑逆之祸，篡隋自代，乃天下之贼也！此而不诛，安用盟主？”③ 窦建德听从其议，发兵讨伐宇文化及。

当时，宇文化及据聊城，以珍宝招引山东半岛农民起义

①②③ 《旧唐书》卷五四《窦建德传》

诸部，以壮声势。唐宗室淮安王李神通奉唐高祖李渊派遣，经营山东，领兵进攻聊城，宇文文化及粮尽请降，李神通想要夺取宇文文化及的珍宝，拒不受降，反为宇文文化及所败。窦建德大军迫近聊城，李神通怕受到两面夹攻，慌忙解围退走。窦建德四面急攻，诈降宇文文化及的王薄开城引大军进入聊城，俘获宇文文化及和其弟宇文智及、部将杨士览等人。窦建德入城，先拜见萧皇后，行君臣礼。然后，集合隋朝百官，当面将宇文智及、杨士览等人梟首示众，又将宇文文化及和他的两个儿子押到襄国（今河北邢台市）城下，对着拒守不降的隋军，将他们处斩。窦建德并亲自素服为隋炀帝发丧，安抚隋朝百官，愿留者依才录用，愿回长安、洛阳者，给以衣粮，护送出境。对隋廷禁卫军万余名骁果，听其自去。

窦建德朴素节俭，称夏王后，仍然能如此。《旧唐书·窦建德传》说：

建德每平城破阵，所得资财，并散赏诸将，一无所取。又不啖肉，常食唯有菜蔬、脱粟之饭。其妻曹氏不衣纨绮。所使婢妾才十数人。至此，得（隋）宫人以千数，并有容色，一时放散。

这种淳朴的作风，乃是农民的本色，它不是“节俭之君”隋文帝或者酒色之徒唐高祖可以比拟的，就是“怨女三千放出宫”的唐太宗，在这方面也不能与窦建德同日而语。

窦建德灭宇文文化及后，又攻克洺州（河北永年县），移都于此，以所居为万春宫。然后，向南挺进，与唐军交锋。

这时，唐朝山东安抚大使李神通招降许多州县，声势很

大。窦建德攻滑州，刺史王轨顽固拒守，为家奴所杀，持其首级投奔窦建德。建德却说：“奴杀主为大逆，我何可纳之！”^①反将来投的家奴斩首，礼送王轨首级到滑州，滑州官吏即日投降。窦建德又连续攻取相州、黎阳等地，不但俘得李神通和皇妹同安公主，就是原瓦岗军独当一面的大将、降唐后以多谋善战见称的徐世勣也当了窦建德的俘虏。

窦建德收降大批隋朝官员，选才擢用，“以隋黄门侍郎裴矩为尚书左仆射，兵部尚书崔君肃为侍中，少府令何稠为工部尚书，自余随才拜授，委以政事”^②。对裴矩尤为器重，令“裴矩为之定朝仪，制律令。建德甚悦，每从之諮访典礼”^③。俘获徐世勣，将他释放，仍授原官，命他率本部人马驻守黎阳。但是，徐世勣伪装忠诚，暗中勾结党羽，阴谋诱杀窦建德，事泄仓皇逃走，其父徐盖都来不及随着出逃。诸将忿怒，请斩徐盖，窦建德却说：“勣本唐臣，为我所虏，不忘其本，逃还本朝，此忠臣也。其父何罪？”^④对李神通、同安公主也待以客礼。后来，又将他们礼送回关中，与唐修好。

窦建德在河北，颁行政令，兴修水利，劝课农桑，史籍对这些事的详细情况，缺而不载，现在仅能从零星纪载中，看到他的一些政绩：

枯下渠者，清漳河也，自邺县界来，非浊漳也。…大业十三年窦建德于广平郡又疏北水入柳沟，遂与永济合流。^⑤

^{①②③④} 《旧唐书》卷五四《窦建德传》

^⑤ 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五八《河北道、贝州》